

香港华星出版社

泉州地下党革命故事集

刺桐花

福建省泉州侨乡开发协会
许东汉主编



刺桐花

许东汉主编
香港华星出版社



书 名:刺桐花

——泉州地下党革命故事集

编 者:许东汉

责任编辑:黄夏莹

出 版:华星出版社

香港仔大道 234 号富嘉工业大厦 18 栋 4 室

发 行 人:许滔滔

版 次:1993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规 格:对开 32 大(880×1800mm)

3.2 印张 80 千字

印 数:1——9000

国际书号:962-469-107-9

定 价:¥:2.5 元 HK \$:10 圆

谨以鲜红的刺桐花
献给为革命而牺牲的
烈士们！

序

许集美

泉州党组织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依靠和领导群众，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他们中间不少人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继承了党的光荣传统，形成了优良的工作作风，铸成了崇高的革命品质，他们的斗争生活、工作经验、思想品德，是影响社会的一种积极因素；是星火，是火花，是磁针，照亮周围，指引人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最富色彩、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某些片段和情节特别动人，早在群众中已有流传和评说。我们是那个时期的历史见证者，我们有理由、有责任把它收集整理，广为宣传，使我们的事业和革命思想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刺桐花》中所收集的材料，经编者裁酌和编次即将付梓；它只限于1947年1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决定》颁发后，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在上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中的一些真实故事，这仅是泉州党组织革命斗争中的一小部分。但都从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视角，某一场合，某一侧面形象地反映了泉州地区广大党员、广大群众，以及党组织的战斗历程。

当我们在追溯党的光辉历程和缅怀先烈的英雄功业时，

我们也必然要想起了在那个时期的我们战友。在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日里，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执行党的任务，他们是如何相濡以沫、同心同德、奋不顾身去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的。当我们想起了这些，就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烟云涌起，往事历历。

攻打安海镇的枪声传到海外，侨胞互相转告：“共产党打安海”；在戴云山战役，我们的同志高高擎起红旗在云雾之中随风飘扬；当泉州劫狱时的三块石子落地，敌人面面相觑，惊慌万状；深坂突围时，住在当溪洞三天三夜，那里草树丛生，黑幕为幃；塔头反清乡时万人奋起，枪声震天，愤怒的人群如汹涌的海浪一样翻动；科任歼敌和巧夺东石水警武器时，战士心花怒放，笑语喧天；还有那石刀山的伏击、官桥的狙击，缴获的战车、枪枝、弹药纵横交错，战果生辉夺目；……。所有这些虽然已成为记忆，但记忆在特定条件下将转化为巨大的力量。

我们党已走过了七十多年光辉然而曲折的历程。现在正全力进行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我想当我们党在教育党员并领导人民实现党的目标时，这本集子的出版对于重温历史、教育后人，或许将是有所裨益的，因而为序。

目 录

序 许集美	(1)
攻打安海	(1)
深垵突围	(4)
戴云山之战	(11)
智劫泉州监狱	(22)
仙枝遇难	(41)
借壹百两黄金	(44)
巧夺东石水警武器	(47)
塔头万人反清乡	(50)
科任歼敌	(56)
攻打深沪镇公所	(59)
三二五师起义	(62)
南安驻军起义	(72)
石刀山伏击	(80)
官桥狙击战	(83)
林梦飞的回归	(88)
驶向光明的彼岸(摘要)	(92)
编后语	(101)

攻打安海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出动了一百六十多万的正规军，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解放全中国，发出了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1947年1月12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作出《关于发动爱国游击战争的決定》。決定指出：应改隐蔽分散的斗争方针为公开进行游击战争的方针。为此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减租反霸，开展游击战争。并要求在经济比较繁荣的闽中，率先举行暴动，扩大政治影响，大量吸引敌兵，以便配合闽北、闽东广大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同年2月，中共闽中地委決定，组织游击队，充实武装力量。同时，根据闽中实际情况，由泉州中心县委组织武装袭击安海镇。考虑到行动后敌人会进行猖狂反扑，斗争必然十分残酷，泉州党组织对此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安海镇是晋江县的一个滨海著名古镇，该镇附近农村如内坑乡等地党的群众工作基础较好。这里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曾经开展过地下革命活动，群众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一定的斗争经验。镇里又有我们党的组织。发动袭击把握性大。因此，认为打安海可以壮大声势，扩大政治影响，可以吸引大量敌人兵力，来对付泉州游击队，从而有力地支持闽北、闽东建立游击根据地。但从泉州地区敌我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相差悬殊，和安海的重要地理位置来看，只要采取“打了就跑”

的办法，是完全可行的。

泉州中心县委接受省委、地委的任务后，即反复研究，并着重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一、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向党员、干部和党的基本群众讲清开展爱国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着重说明在当前形势下，要抓住时机改变工作方针，开展爱国游击战争，反霸，反对征兵、征粮、征税，才能有力打击国民党，扩大政治影响，发动更多的人民群众，共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二、筹款搞枪。坚持地下斗争多年的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听到要开展爱国游击战争，群情振奋，纷纷各自设法搞枪。有的向亲友借枪，有的把家里珍藏多年的首饰卖掉，有借高利贷或卖青苗的，有的甚至卖了耕牛或耕地来买枪。组织上也通过关系向海外爱国人士捐款来作活动经费。

三、加强山区工作，派施能鹤、史爱珠、李淑英、郑智民等同志到安（溪）南（安）永（春）去加强领导工作，准备打安海后游击队转移到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经过二个多月的准备，泉州中心县委决定在5月11日晚攻打安海。队伍约有三百人，大部分携带土枪、大刀、长矛、斧头，只有少数人带步枪和短枪。泉州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任总指挥，朱义斌、郑种植为副指挥，颜嘉祥负责联络。武装队伍分成四队，攻打主要目标是镇公所、警察分局、银行和邮电局等四个单位。一队朱清云率领，打警察局夺取枪械；二队朱义化带队打银行，进行夺款；三队张尚深带队打镇公所，目的也是夺取枪械；四队由朱永中带队打邮电局，夺款。还有朱仁修负责带领宣传队。朱义振、蔡文化、林其平带武装群众五十多人，埋伏在安海近郊六角亭；此外，在安海西郊的水头、大盈等处

也布置农民武装埋伏、负责阻击来援之敌，并破坏公路桥梁和切断电话线，捣毁敌人交通通讯联络。

出发前队伍集中在内坑的东村埔，由许集美进行战斗动员，宣布了纪律。规定进退信号，总指挥设在龙山寺的旁边。当夜十时左右，队伍向安海挺进。

当第一队要去打警察局，前进到镇外寨埔(体育场)时即与敌巡逻相遇开火(原来游击队是定10日晚袭击安海的，后因故临时改变，个别较远的村庄，负责剪断电线的农民武装来不及通知，已行动了，因而引起敌人注意组织巡逻)，枪声一响全镇国民党各机关单位立刻戒备，故打镇公所的队伍逼近目的地时，敌人首先开火，我方即反击，敌人顽强抵抗，双方战斗剧烈，未打下来。我们的武装队伍撤退时，镇警和工作人员也从后门逃跑。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缴枪目的。打警察分局的武装队伍，也因敌人有戒备被埋伏的哨警发觉，向我开火，我方进行反击，双方激战多时各无伤亡。打银行的武装队伍用火烧前门，里面的职员从楼顶平台逃走。打邮局的队伍虽把邮局大门打开了，却打不开存放钞票的保险柜，邮局局长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

宣传队进入安海镇后，一路贴标语，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征兵、征粮、征税”，“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一时枪声大作，口号声响彻夜空。

总指挥部为避免损失，于12日凌晨二时，吹响了撤退号令，我武装队伍安全撤出安海，无一伤亡。

第二天，安海镇内议论纷纷，奔走相告，都说昨晚红军游击队几百人攻入安海，专打政府，爱护老百姓，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那天夜晚有个卖水果、香烟的小摊贩，一看带枪的队伍

攻进镇里，害怕得挑起担子就跑，慌乱中摔倒了，水果、香烟撒得满地，游击队的战士们见状马上帮他捡起来。事后这个小贩到处称赞红军游击队是“好人的队伍”。

人民群众对这次打安海，感到欢欣鼓舞。而国民党反动派则万分惊恐。国民党福建第四（现泉州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即下令各县实行宵禁。5月13日厦门《江声报》报道：“……共产党有男女百余人，以有组织之武装，夺劫安海邮局……包围警察所……鸣号，排枪扫射千余发火力甚烈……并在市内张贴标语，以打倒贪官污吏为题的口号。……在镇公所附近吹号唱歌，至晨二时始去。情势颇为严重”云云。同日泉州的《福建日报》报道：“共产党数十猛骚扰安海”。该报在5月17日还发表题为《从安海的不安说起》的社论，说：“共产党骚扰安海，从容而来，捣扰了好几个钟头，大闹安海各机关，才从容而去，临去时还吹号集合……”社论还要求国民党当局“刷新政治，稳定物价，严惩贪污，取缔屯积居奇之奸商，以争取民心”等等。香港的《华商报》和菲律宾岷尼拉的《华侨导报》均报道“新四军”打进安海的新闻。

可见这次袭击安海的政治影响很大。这是在国民党的“后院”点燃了一把火，大大鼓舞了人心，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以后国民党在安海设立晋南同边区剿匪联防处，常驻一个营的国民党保安队。泉州中心县委在攻打安海后组织小型游击队隐蔽转移到安（溪）南（安）永（春）边区，以后又与闽中游击队会师挺进戴云山。

深垵突围

攻打安海后的第三天，即1947年5月14日，泉州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小型游击队，从内坑的后山村出发，由中心县委书记许集美和委员朱义斌、郑种植率领，当夜进驻南安榕桥下坪村，在这里住了三个晚上，总结攻打安海的经验教训。同时研究去“安南永”的路线。这时原先派到“安南永”山区工作的施能鹤和几位工作人员也前来参加。由于有坏人向敌人告密：国民党军队突然在17日凌晨包围我驻扎的下坪村。敌人约有200多人，从官桥、榕桥、岭兜等地出发，占据了下坪村对面的山头，向游击队驻地开枪猛烈射击，妄图将我一网打尽，情况相当危急，游击队领导人认为敌强我弱，兵力悬殊过大，不能硬拼，因此决定乘敌人包围圈未合拢之际，冲杀突围。

那天清晨雨后浓雾茫茫，游击队员们由群众带路，撤离下坪村，使敌人扑了个空。

游击队突围后，白天隐蔽在山上密林深处，以炒米充饥，傍晚才开始行军。不料，夜里下起大雨，山洪暴发，道路被冲断，带路的同志也迷了方向，把队伍带到一个名叫牛寨的小村子，因不了解当地情况不敢久留，但绕来绕去走了一个多小时，仍又转回牛寨村边，队伍走了一夜，走不到目的地。由于冒雨急行军，同志们劳累不堪。天快亮了，后面敌人又紧追不舍，要摆脱困境，只有赶快找个地方掩蔽起来。这时带路的同志

说：“附近山上有个十来户人家的山村，叫芹菜坪，但没有工作基础，也没有熟悉的人。”为了在天亮以前隐蔽起来，就决定进驻芹菜坪。游击队先把村子包围起来，在村外布置几个岗哨。然后把队员分成几个小组，挨家挨户进行宣传教育，请乡亲们帮助他们做好隐蔽工作。开始村里的群众有点怕，以后看到这些青年人很有礼貌，态度又诚恳，和国民党兵大不一样，便很快就消除了顾虑，有的帮助安排住宿、煮饭、洗衣服，有的到村外探听消息，真是亲如一家。当天上午，有十多个国民党兵从村外经过，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就走开了。队伍在山村隐蔽了三天，到5月20日夕阳西下时分，游击队才与芹菜坪的乡亲们告别，重上征途，乡亲们把游击队送到村外，依依惜别！

游击队离开了芹菜坪，计划要在天亮前赶到安溪县墩坂的崎山边。一路细雨纷然，路狭苔滑，队伍冒雨走了一夜，抵达英溪边，溪水猛涨，渡船停靠在对岸过不去，后面国民党兵随时都有跟踪追击的危险，在这个危急关头，许集美毅然只身下水游到对岸，把船摇过来，让队伍安全渡过去，天已亮，队伍急行军，跑步到达崎山边吴子忠家。由于考虑到队伍白天行军暴露了目标。同志们在吴子忠家马上乔装打扮，有的扮成上山打柴的农民，有的扮成肩挑小贩，有的扮成走亲戚模样，三五人一组，立即上路。他们在行军中，保持一定距离，前后照应，渡过西溪，经过小眉、大眉等地，这样走了一昼夜，到达南安与安溪交界的深坂石笋。在这里驻了三天并与施能鹤、史爱珠、李淑英、王朝阳等同志会合，他们是事先受泉州中心县委委派，来这一带工作的。

这一天，游击队正在研究开展工作的计划。忽然接到消息：敌军从南安金淘、诗山、码头向我方的住宿地包围过来了。

游击队立即转移到靠近安溪观音山的制高点，摆开阵势，准备迎敌。这时我方又进一步获悉，前来“围剿”的敌人，除了国民党乡镇公所的武装外，还有国民党的地方主力保安团和武装警察等等杂牌军都出动了。在这紧急时刻，许集美找来了一位当地人，原“安南永”苏维埃时期的武装队员叶润带老许到最高点观察，发现确有五、六路反动军队包围过来，有穿绿色制服的保安团，有穿黑色制服的警察，还有穿杂色制服的乡、镇武装等等，又发现两个妇女在一条小路上走动，许即判断那条小路还未被敌封锁，于是他安排施能鹤、李淑英、高景春、郑秀治等四人有病或负伤的同志，由当地干部王朝阳带路从那条小路隐蔽下山。施能鹤等同志下山后，南安方向来敌已向我阵地逼近，安溪方向来敌已向我开枪，游击队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这时我方又发现从安溪镇抚乡龙潭庙方向来了一支武装队伍，穿着杂色制服，看来是乡公所的武装，约50多人，这是敌军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决定从此路冲杀出去。游击队先派三个队员下山到龙潭庙的路边埋伏，然后队伍猛冲下山，并高声喊话：“你们是那一部分的，快包围过来！”以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敌人一时看不清是游击队，误认为是参加围剿的“自己人”立即跑步过来，进入我伏击圈，这时事先埋伏的三个游击队员马上开枪射击，击中最前面的两名敌兵，趁敌人一时慌乱，游击队发起冲锋，把这路敌人冲得溃不成军，仓惶逃窜，游击队俘敌一人，缴枪一支，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突围后，游击队翻越几个山头，转移到王朝阳同志家乡附近的山头上，已是深夜，肚子饥饿，便派队员王水发到附近村子找食，找到当地的王屋同志请他帮助解决吃饭问题，不久，王屋果然挑来一担干饭。他对同志们讲：“敌军已经进村了，你

们吃了饭快走，今晚我能挑饭给你们吃，明天我可能被捕牺牲了！”当时同志们还以为他言重了，事后，果真在第二天，由于坏人告密，王屋同志被捕牺牲了。王屋，这位多么朴实坚定的好同志呀！他为同志们送饭义无反顾，他的英勇就义，令人肃然起敬！永生难忘！

这时游击队虽已冲出敌人小包围圈，但还没有摆脱大包围圈，而且一时也搞不清敌人的布防情况，因此，不能盲目行动，但可以肯定敌人是不会放过这支游击队的，很可能会进行大规模搜山“围剿”。根据当地同志反映，在深坡当溪山上的草皮寨附近，有个山洞，这个山洞在半山的丛林中，外地人不会知道的，游击队便趁天黑，转移到那个山洞隐蔽起来。当地叶切、叶文丑、叶文洪等同志利用拂晓和夜间，用竹筒、草袋装上干饭、地瓜干送给游击队充饥，并通报敌情，据当地同志侦察，敌人派重兵，驻守在这片山区的各村庄和苍桑山路的出入口，共约七、八百人，设有很多岗哨，并且实行从村里到山上逐小片严格搜查，当地同志已无法上山送饭。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转移，不是迟早被捕，也会饿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和避免队伍大行动目标大，于是决定再分成两路，一路留“安南永”，一路回“晋南同”地区。由许集美带领张尚楚、张水镜、王水发等共四人留在“安南永”地区的这一路，按原先决定等候与闽中游击队会师，他们在进住山洞的第三天晚上，摸出山洞转移到山沟树林里，他们在那里可以看见敌人在山顶烧火走动。他们在天微明时化装成砍柴的农民出山，这是叶文洪为大家准备的土布衣服、竹笠、扁担、绳子和砍柴刀等。化装后，他们顺着山沟往外走，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走上大路进入永春，到桂林林金妙家里，以后又转移到南安八都山和闽中游击队会

合。

另一路要回“晋南同”地区的游击队，由朱义斌、郑种植带领。其中除有几位是本地区的，分散回家隐蔽外，尚有 15 人，因随身携带冲锋枪和步枪，目标较大，只能在夜间突围。当地同志侦察清楚，白天各条山路沿途都有敌兵把守，岗哨很多，严密检查过往行人。夜间敌人怕游击队摸岗哨，也怕老虎（当时山区老虎很多）都集中在村中屋子里，把岗哨设在屋顶上，用手电四下照射，监视我方行动。我游击队只能利用敌兵在屋顶放哨的时刻，迅速穿过村庄，突破封锁线，敌人就是急起直追也赶不上。因此，决定选择穿插高田村的路线，利用夜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那天夜里下着细雨，天漆黑漆黑的，游击队员带好武器，披挂树枝树叶作伪装，由当地同志叶燕色带路，冲过封锁线，到高田村时，看到了敌人设在屋顶岗哨的哨兵用手电四方照射，村里的狗叫个不停。由于事先准备周密，行动轻巧，一个接着一个地从敌人的岗哨下小巷穿过去，终于胜利地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安全地返回“晋南同”游击区。

三天前在观音山，分头突围时，施能鹤等四人，由王朝阳带路，也脱离敌人包围圈。后来他们又分为两路，一路是施能鹤和郑秀治，到安溪县溪口村，住在一群众家里，不料，他们被坏人出卖而被捕。另一路由王朝阳带着李淑英和高景春化装成老百姓，克服重重困难，几经周折，最后重返游击队。

在总结这次战斗经验时，同志们认为，我们队伍在同敌人战斗中，采取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在攻打安海，捅了一下马蜂窝后就组织小型游击队上山，吸引敌人大量兵力，牵着敌人的鼻子，跟着游击队钻山沟，敌人使尽招数，设下铜墙铁壁合拢包围，搜山围剿。然而小型游击队却

分散乘机冲出重围。打不打由我，使敌人疲于奔命，我们则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壮大了游击队的声势。